

暗药师

童亮 / 作品



你 | 就 | 是 | 我 | 的 | 药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暗药师

童亮 / 作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药师 / 童亮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5500-2961-3

I. ①暗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6387号

暗药师

童亮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袁 蓉
特约编辑	魏 佳
封面设计	小 T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版 次	201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961-3
定 价	42.00元

赣版权登字05-2018-34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童 亮

笔名亮兄。嗜故事如命，不是在讲故事，就是在听故事。

曾在网上连载百万粉丝追捧的《鬼称骨》《我跟爷爷去捉鬼》等作品。

出版作品

《每个午夜都住着一个诡故事》（共五季）、

《灵宠物语》（共两季）、《剥皮新娘》、

《将离》、《皮囊师》、《长命女》等。

出 版 人：姚雪雪

选题策划：鲤伴文化

责任编辑：袁 蓉

特约编辑：魏 佳

责任监制：刘 巍 江伟明

封面设计：小 T

目录

CONTENTS

1 吃 药 001

2 送 药 041

3 寻 药 089

4 藏 药 153

5 夺 药 205

第一章 吃药

马染尘在悦来饭馆吃饭的时候，听到邻桌两个猥琐男人正在偷偷讨论刚刚进来的女人。

那女人很有几分姿色，这已经让饭馆里的所有男食客纷纷侧目了。但在这战乱的年代，一个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孤身一人来到饭馆吃饭，并且身上背着一大包行李，口音听起来不是本地人，这就更加让人好奇了。

那女人点了一碗清汤面，慢条斯理地吃着。

可是马染尘的心思不在那个女人身上，而在旁边这两个男人身上。

别的男人见色起心，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，顶多说一些淫言秽语，在嘴上占个便宜，但是这两个男人的对话让马染尘打了一个激灵。

马染尘瞥了一眼邻桌，那两个男人一个脸上有道刀疤，一个食指少了半截。

刀疤脸垂涎欲滴地看着正在吃清汤面的女人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这个女人可是百里挑一的！你看她背着一大包东西，肯定是

出远门，在这里无亲无故。等她吃完出去，我们就跟在后面，到了人少的地方下手！”

马染尘心想，这是要谋财还是谋色？

断指男夹了一片清炒的白菜叶，说道：“妈拉个巴子，十多天没有沾荤了，天天吃白菜萝卜，这次可得开开荤！”

马染尘还是没有听明白。开荤在这个地方有两种意思，一是吃肉，一是床第之欢。这断指男说他十多天没有沾荤，可能是身上没钱，十多天没有吃到肉了，也可能是十多天没有碰过女人了。

如果仅仅听到这些话，他也就不会觉得奇怪，不会关注这两个猥琐男人了。可是接下来的话让他后脊背一阵凉意。

刀疤脸听了断指男的话，笑了笑，脸上的刀疤如蚯蚓一般扭动起来。他将手指伸到嘴里抠了抠牙缝里的菜叶，说道：“何止是开开荤，这女人身上的肉肯定味道好得很！你看那脸，又白又嫩，像豆腐一般。你看那手，又细又长，像小葱一样。”

断指男扭头看了看那女人，迷茫道：“大哥，照你这么说，她就是小葱拌豆腐？”

刀疤脸一筷子敲在断指男的板寸头上，发出“嘣”的一声响，仿佛敲木鱼一般。

“你他妈傻啊？小葱拌豆腐不还是素菜么？还开个屁荤哪？”刀疤脸骂道。

断指男双手捂头，疼得嘴角抽搐。

刀疤脸将筷子往桌上一放，以命令的口吻说道：“待会儿吃她的时候，你可要把她的脸和手指留给我。”

断指男被打得害怕了，急忙用力地点头。

听到这里，马染尘浑身一颤，额头冒出汗来。这两人原来既不是谋财，也不是谋色，而是要把她吃了！

刀疤脸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说了多少遍，吃要有吃相。”

断指男立即坐得端正，拿好筷子。

“每次你都饿狗一样，胡乱啃一番，选好的吃，又不把骨头啃干净，既浪费又容易引人怀疑。要不是现在世道乱，你早就被枪毙一百次了！”刀疤脸将声音压得更低。

但马染尘还是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。

断指男用断指挠挠脸，露出羞愧难当的表情。

关于吃人的事情，以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。马染尘以前翻看闲书的时候看到历史上有记载，每当有严重粮荒的时候，民间常有“易子而食”的现象发生。也有两个村子的人一起出去要饭，结果只有一个村子的人回来的现象发生，其实另一个村子的人是被回来的人在路上吃掉了。

那都是极端的例子，现在虽然战争频发，粮食紧张，但是要吃一碗饭填饱肚子还不算太难，还不到非得吃人不可的地步。

马染尘看了看那两个人的目光，觉得那两个人并不是在开玩笑。

他们的目光仿佛是两头饿狼发出来的，而不是正常那种色眯眯的。马染尘擅长察言观色，他确定这两个人的目光里散发出来的是食欲，而不是肉欲。就仿佛这两个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姑娘，而是一盘菜。

这盘菜还在嗞溜溜地将清汤面唆进嘴里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的饿狼。

马染尘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那个当药铺老板的朋友就嘱咐了无数遍，叫他遇事能躲则躲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引火上身。

那朋友说，现在的长沙城里鱼龙混杂，神仙鬼魅都穿行在街上，你不知道哪个是神仙，哪个是鬼魅，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牵扯进去。

马染尘刚从京城回来，在朋友这里借住些时日。他说，我在京城都知道这些规矩，在这里还不知道不成？

朋友摆手道，京城天子脚下，虽然现在没了天子，但谁是什么人，碰得碰不得，清清楚楚，清水池子一般。如今这长沙城是什么地方？浑水一潭！你摸不清深浅！

马染尘倒不怕什么深浅，但是他在朋友的药铺里住，万一惹了事，连累的是朋友，这会让他心有不安。所以他事事小心，这几日也看到城里确实不平静，时不时还有枪声响起。

不过眼前此事不同。

倘若这两个人说说过嘴瘾的话，甚至上前去摸摸那个姑娘的脸，他都能假装没看见，绝不插手。

但是他们是要人性命，还不是简单的要人性命，却是要吃掉她！

这样残忍的事情，他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？

当下马染尘就决定了。他要跟随这两个人，不让他们得手，必须看到这位姑娘安安全全地离开了，他才罢手。

于是，他匆匆忙忙吃完了饭，付了钱，然后走到外面的街道上，站在一个卖小糖人的摊位旁，假装饶有兴致地看那皱纹满面的老

头捏糖人。

捏糖人的老头技艺娴熟，吸引了一群小孩子围观。他一边捏出糖人的手脚脑袋一边往糖人里面吹气，使得糖人鼓起来，迅速变得立体。

马染尘看着渐渐鼓胀起来的小糖人，忽然想起家中老父亲曾经说过的话。

老父亲说，人有一副皮囊，里面最初是空的，生病了就吃药，久了就像药罐子一样。有的药师只研究用药来救人，有的药师却把人当药罐子来炼药。那些拿人来炼药的药师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称呼，叫做“暗药师”。

老父亲说，长沙城里制药发家的范大财主就碰到过这种事儿。

范大财主的女儿生来体弱多病，全靠各种药维持。为此，范大财主请了一个会熬药的年轻人专门给他的女儿熬各种药。十多年过去，女儿长到了十八岁，却突然和那个给她熬了十多年药的人一起失踪了。当时很多人认为范大财主的千金爱上了那个人，因为怕范大财主反对而私奔了。可是一个月后，一封书信寄到了范大财主家，书信是熬药的人所写。

那人在信上说，这十多年范大小姐一直没有好起来，是因为他换了汤药，他以范大小姐的身体为药罐，炼了十多年的药，终于将范大小姐本身炼成了一味千年难得的药。为了感谢这十多年范家对他的照顾，他用完药之后会将范大小姐的骨灰寄回来，不过骨灰不能再作药用，那只是用完之后的药渣。

范大财主这才知道，那个熬药的人是暗药师。大概一年之后，

范家收到一盒骨灰，骨灰盒打开的时候，范家大院里弥漫着浓烈的中药味儿。

那中药味儿久久不散。

范大财主闻到药味就心如刀绞，大哭大喊。为了缓解思念与痛苦，范大财主最后不得不搬了家。

老头向第二个小糖人肚子里吹气的时候，那个被刀疤脸和断指男盯上的姑娘从悦来饭馆走出来了。

这个时节天气有点冷，姑娘白皙的脸上冻出了一点红色，仿佛一朵将开未开的花骨朵。看年纪，也就十八岁左右。

马染尘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。

这个无意识的动作让他自己大为吃惊。才吃完一餐饱饭，看到她突然有一种还饿的感觉！

难道我也想吃她？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。

他记得史书上记载有人把人肉叫做“想肉”，意思是吃了还想吃，像抽大烟一样使人难以断绝念想。

想到这里，马染尘急忙收起天马行空的思绪，他在心里再三告诫自己——我是要救她的，不是来吃她的！

马染尘认为刚才冒出那些想法都是因为受了刀疤脸和断指男的影响。

也怪这姑娘确实长得“秀色可餐”！

马染尘忍不住暗暗赞叹古人用“秀色可餐”这个词来形容女人好看真是太贴切了！

他又想起范大小姐的往事，不禁猜测起来——那个熬药的人最

后到底是吃了范大小姐，还是把范大小姐熬了汤？

他的思绪像一匹脱了缰的马，在脑海里胡乱奔跑，怎么拽都拽不住。

很快，刀疤脸和断指男也从饭馆里出来了。断指男的嘴角还粘着一颗饭粒儿。

他们左看右看，然后鬼鬼祟祟地跟在了那个没有一点心机的姑娘后面，保持不近不远的距离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马染尘悄悄离开小糖人摊位，紧跟在刀疤脸和断指男后面。

刚跟上的时候，马染尘还心怀侥幸，想着这位姑娘可能走进一个热闹的旅店，或许旅店里还住着她的亲人。这样的话，刀疤脸和断指男就没有办法下手了。

可是事与愿违，这姑娘的路越走越偏僻，地方越来越冷清，人越来越少。马染尘恨不能上前喊一声，可是这种事情无凭无据的，那姑娘说不定还以为是他自己心怀叵测呢。

这姑娘拐了一个弯，走进了一个巷道里。

刀疤脸和断指男在拐弯处站了片刻，应该是担心直接跟进去会被姑娘发觉，然后朝巷道里瞄了瞄，轻手轻脚地跟了进去。

等到马染尘走到那个巷道口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这个巷道简直就是天然陷阱。巷道两边是高高的青砖墙，宽不过能并行四个人的样子，却长得很。这必定是两个大户人家深宅大院之间的分隔。不然墙不会那么高，巷道不会那么深，连个偏门后门都没有。

马染尘心里埋怨道，好好的阳关大道你不走，偏要走到这么偏

僻的地方来！

他急忙撤了一步，背靠在墙角。

他不敢冒然跟进去，万一刀疤脸或者断指男回头一看，他都没有可以藏匿的地方。

就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，巷道里突然响起了喊声。

那喊声短而急，刚出声就被制止了。

马染尘听到喊声，立即伸头去看巷道里发生了什么。

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。他见刀疤脸已经将女人扛在了肩膀上，女人就像一袋大米一样垂吊在他的肩头，手和脑袋晃晃悠悠。断指男则高兴地搓着手，一脸难以自制的兴奋。

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，他们的手法是如此诡异，以至于马染尘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
不过想想也是，倘若他们没有一点常人所不能及的能力，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？

马染尘心中慌乱，脚下发软，但还是挡在了巷道口，声音发颤地问道：“你们给我站住！”

话刚说完，马染尘就感觉头晕目眩。

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，怕归怕，但不至于吓得要晕厥过去吧？

刀疤脸和断指男的脸上露出相似的怪异的笑容。

马染尘两只眼皮沉重得像挂了秤砣一样，不可抗拒地闭上了。接着，他的腿如同棉花做的一样承受不起身体的重量，噗通一声跌倒在地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感觉到嘴里有一股腥甜的味道。他知道，自己

在跌倒的时候肯定磕破了嘴皮，血已经染上牙齿了。

他对自己失望不已。本来是要救人的，怎么自己先倒下了？

然后，他感觉到一个人将他抱了起来，然后用力一甩，扛在了肩膀上。他的肚子被那人肩膀上的骨头硌得生疼。不猜也知道，扛起他的人必定是那断指男。

虽然脑袋迷迷糊糊，但他的意识还在。他感到恐惧。这两个人是吃人的人，这下自己连同那个姑娘一起被他们黑了，是不是自己也会像那个姑娘一样被他们扛到什么地方去吃掉？

他终于知道刀疤脸和断指男为什么会露出那么怪异的笑容了。那是对他不自量力的蔑视。

很快，他听到身边有人来人往的声音。他期待有人将刀疤脸和断指男阻拦下来，救下那位姑娘和他自己。

“哎，哎，让一让，有人受伤了，要送到医院去！让一让啦，让一让啦！”断指男一边走一边喊道。

马染尘能感受到断指男的脚步，每次断指男脚步落地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就被硌一下。他能感觉到断指男发出声音时胸腔的震动。这人看起来瘦瘦弱弱，貌不惊人，但由此可以感觉到他中气十足，是有一些功夫底子的。

马染尘暗暗后悔，自己真是小瞧了这两个人。

听到断指男这么一喊，马染尘的心又凉了几分。

倘若断指男一声不发，或许还有旁人见了会生疑。他主动发声的话，旁人便都以为他是要送病人进医院了，谁还会拦住需要急救的人？

此时马染尘才明白，这两个人不但有些功夫，还精明狡猾得很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俩也应该是用药的行家。刚才那个姑娘没有反抗，自己也瘫软如稀泥一般，肯定是中了迷药。他们的手法太快，快到肉眼难以发觉。

相形之下，自己真是如同待宰的羔羊一样幼稚愚蠢得可笑！

何止是待宰的羔羊？简直是一块待食的羊肉！

过了一会儿，马染尘听到有人在喊：“小糖人啦！小糖人啦！小糖人可以看，还可以吃！看一看啦！瞧一瞧啦！”

吆喝完了，又响起咚咚咚的敲铜鼓的声音。

马染尘判断刀疤脸和断指男在往回走，并且已经走回到刚才他站过的小糖人摊位附近了。

他心想，或许奋力挣扎一下，卖小糖人的老头就会认出他来，于是心中一急。这一急，却引起了药效，他脑袋里“嗡”了一声，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正非常近距离地盯着他。

他吓得哆嗦了一下，这才发觉自己的手脚是被捆住了的，嘴巴也被一块带着酸涩味儿的破布堵住了。四周昏暗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“唔……”他努力发出声音，可是声音被破布挡住了。

他以为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这下发现自己还活着，竟然心中掠过一丝惊喜。

接着，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中药香味儿。

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依然很近地看着他，偶尔眨一下。那双

眼睛平静得很，没有什么恶意，如同家里养的小猫一般。这让马染尘稍稍安心。

很快，他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环境，看得比刚才清楚了一些。

他看清楚了，那双眼睛并不是小猫的眼睛，而是人的眼睛。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在悦来饭馆遇见的姑娘。

她也被捆住了，动弹不得，所以眼睛一直这么近地看着他。

“唔唔唔……”马染尘向她示意，徒劳地蹬了几下腿。

那姑娘比他平静多了，呆呆地看着他挣扎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姑娘摇了摇头，示意这么挣扎是没有用的，然后努力翘了一下头，朝马染尘的身后望去。

马染尘看到那姑娘的眼睛里有红色的火光，急忙扭头要往身后看。可是他扭头没有那么容易。他的手和脚之间还连了一根绳子，那绳子系在了一根碗口粗细的柱子上。因此，他要翻身十分困难。

好在那绳子没有系得太紧，接连蹬了几下之后，马染尘终于能侧一下身，再努力扭转脑袋，这才勉强看到映照到那姑娘眼睛里的火光。

烧火的地方不只有火，还有一个铜鼎。铜鼎架在火堆之上。为了使铜鼎更好地受热，铜鼎的足下垫了青砖。在铜鼎旁边，坐着两个人。

不用猜就知道，一人是刀疤脸，一人是断指男。

马染尘顿时再次绝望。这样给铜鼎加热，定是用铜鼎煮水，煮水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洗澡，而是为了杀人。

他又想起范大财主的往事，忍不住想象范大小姐临死前的景象，